

走向文化自信——百年美华文学的思考与探寻

马欣

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

摘要：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本文试图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寻解读美华文学作者作为个体身份，以中国人和北美人的双重身份，在近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的心路历程。主要从“异域乡愁——民族文化的鲜明印记”、“落地生根——世界文化的沟通诉求”、“多元发展——人类文明的自信表达”、“包容交融——破解‘文明冲突’的方法”等四个维度，对美华文学进行梳理。其目的试图进一步对个人-国家-世界文明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以文化自信的视角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确立积极、平等、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进行思考，以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人文基础，以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

关键词：美华文学；中华印记；多元文明；包容交融；文明冲突论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231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勾画人文世界图景的生命经纬，其物质形态是纬线，精神形态是经线，经纬交织的肌理最真实地呈现在个体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空间，也显现在不同族群的彼此交往的共生空间。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属性的认同、肯定和坚守，表现为人们对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以及周边生活的基本认同。如新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就属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再现特定的社会生活，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主观认识。而文学显示的视野境界、认知水平和判断尺度，则会折射出作者的心灵高度和文化自信程度。

美华文学就是居住在北美的华人对自己生活重建的历史记录和个体情感与意志的文本表达。它既是对旅居大洋彼岸的海外华人同胞的心灵慰藉，也包含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美华文学从源头上探究，尽管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但具有真正意义的美华文学则是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美华文学在国际文坛上崭露头角才开始的。早期的旅美华人的文学作品，透视出文化自信的隐忍：文学书写的普遍性主题是个体被动的艰难生存、创伤记忆和深层抑郁的故园之思，鲜有个人政治意识的表达，但却透射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的崛起、时代的进步、和现代化观念的确立，美华文学作品则越来越显现出较多的现代主义元素和显明的文化自信，即带着中华文化的印迹主动融入所在国家，充分利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个人的生存智慧，努力探寻“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以及对平等、公正、和平、

战争等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效解释，进而通过对深层次的人性的纷繁复杂及其真善美的探讨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一、异域乡愁——中华文化的鲜明印记

早期的美华文学是一种情感性探寻。异域生活的现实体验，本土经验的思维定势和世界视野的相遇及碰撞，则会常常唤起老一代华侨对故国生活的历史记忆，形成复杂而又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文化记忆的归属感与现实生存的疏离感交织缠绕，纠结一起，化解不开的异域乡愁和难以言状的心理焦虑自然会不可避免涌上心头。游子们写作的生活积淀自然而然就是沧桑的岁月和坎坷的经历。“乡愁”为何会成为早期美华作家的普遍主题和文化“宿命”也就不难理解了。纵然如此，那种乡愁也会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和反衬下成为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真正体悟得到的那种熟悉的亲切感与温润的生命质感。如留美作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唐人街》等作品展示出的浓郁乡愁，无不显现着故园乡土、中国经验、恋乡情结。这种对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对中华审美风范的展现，不难看出“为异域写中华，为中华写异域”的早期华侨作家的文学作品，其文化根脉竟然是被乡愁所连接的中华文化。有学者总结道：正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浸透，才使得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百花园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故此，早期美华文学最突出的文化烙印就是透射着“中国文化特色”的异域乡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真正的美华文学的开启。这个阶段的美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仍是“乡愁与乡恋”。但与早期华侨作品有所不同的则是，此刻的乡愁已不再只是对个人身世命运的单纯描摹，而是以较高的

站位、较为宽广的视野，正视现实，反思故土，反思中西文化差异，用思辨而更明快更犀利的笔锋来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表达自己的生存经验，并不断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海外华人由于现实生存的焦虑而引发的文化心理的痛苦与困惑。如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的许多作品，都书写的是自己的“乡愁”。面对北美生活的陌生、疏离与内心升腾的不绝如缕的期许相互矛盾，相互交织，那挥之不去的五味杂陈、落寞情怀，对岁月沧桑的叹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以及对西方文明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感……无疑都是对那个时代旅美华人群的心灵写照。

“乡愁”是以顽强意志眺望故土的情感，昭示着华人海外作家用自己的笔墨和生命守护着记忆中的文化血脉，并以此来构建自我文化身份的确定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并且是以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来应对现实生存的差异性，这是一种鲜明的“中国烙印”。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华作家在双重文化的沟通和互补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故此，研讨美华文学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当时值”而更在于美华文学对后世的“未来值”。

二、落地生根——世界文化的沟通诉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美华文学的繁荣阶段，那个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国门被打开，大批大陆学子身着历经文革的沧桑、怀揣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和潜藏的改造文化身份的情感冲动，毅然决然扑向大洋彼岸那陌生的美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洗礼，新移民作家面迎新奇的美国文化，头顶现实生存的压力和东西文化差异的冲突，凭借踔力奋发和勇毅前行的心力和执着，拼力适应新环境实现人生突围，超越中西文化的对抗与隔膜。这种热情、敏锐、开放、坚毅的文化心态，使得他们彰显出鲜明的个体意识和反思批判精神。虽然写作的主题和基调仍然是“乡愁”，但这一代旅美华侨的“乡愁”已不再是“近乡情更怯”，而是“却把他乡当故乡”。

这一时期，“新移民文学”的优秀作家代表当首推旅居美国的严歌苓，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被称道为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和北美地区最具实力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用自己的小说奠定了“新移民文学”的丰碑，也宣告了海外华文文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由于携带着明确的文化理念和文学野心，充实的人生经验，叠加文学作

品的现实意义，继而活化为生活的广度与人性的深度。于是那潜藏着的巨大的创作才情就如同泉涌喷发般得以激发，经历脐带断裂似的阵痛，孕育了一个个精彩故事。文化乡愁在她这里得以消解，她开始关注、触摸、探寻并进一步挖掘人性的扭曲和伸展这一新的文学题材，透视华侨的时空磨砺并揭示深层的人性问题，把描写和探索的焦点放在了以坚韧的人性来抗拒现代人内心的寂寞、虚无及现代社会的冷酷无情上。如严歌苓笔下的小渔（《少女小渔》的主人公）已不同于聂华苓笔下的桑青（只困惑于自身的文化身份），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为了拿到绿卡，为了落地生根，小渔不惜和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因为海外移民，虽然怀有理想和抱负，但面临的现实则可能是“一顿早饭就干掉三个信条”。严歌苓的许多作品虽不能概括数以万记的留洋大军所经历的各种心路历程，却也能引发人们感受这一代海外华人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所承受的困惑、压力和痛苦。

与此同时，新移民作家能够逐渐的、真正的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故乡。他们通过对华侨文化身份的理性探寻，清楚地表达出作者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与理解沟通的心理期许，以及增进多元文明间交流的文化诉求。这种“落地生根”的身份期盼与对世界文化的沟通诉求或文化想象，表征了美华文学作品的文化自信程度的增强和提升。

三、多元发展——人类文明的自信思考

纵观百年中外交往的发展历史，美华文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作家以自身为传播主体，以文学为传播媒介，以其文学作品为载体，把中华文化从物质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精神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如黄玉雪通过《华女阿五》对华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尤其是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展示。同时她还通过对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的描绘使得儒家思想及价值观念得以特别的传播。另外，林语堂眼中的《唐人街》、汤亭亭心中的《女勇士》、赵健秀笔下的美国人……，都有继承和创造性改良后的关公形象。显而易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使漂泊海外的华裔作家沐浴着深厚的文化温润，这种良好的文化根脉的传承，奠定了作家创作的精神源泉，从而使其能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实现自我的心灵突破和现实的困境突围。

在迫切需要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关键时刻，美华作家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以个人身份聚焦中西方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交锋与交融中，不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也不断获得对中西文化交互审视的话语权，无疑彰显了新移民作家的文化自信特征：首先，民族文化已不再是自我禁锢和自我放逐的文化隐喻，而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次，新移民作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语言特征、表达风格和思维方式等，并以此为基础凸显了各自的特点。如哈金、少君、杨谨伦等就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特别是现代传媒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兴起，更是为新一代美华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和精神栖息地。他们的作品有理性的反思和质询，更有对社会主动探寻和质疑的坚持，这种主动探寻的行为本身，折射出对独立思考与自我表达的尊重和坚守。

1973年出生于加州的杨谨伦（Gene Luen Yang）则是第三代华人作家中的“另类”代表，这位只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的美华作家，以自传性的漫画小说《美生中国人》（American Born Chinese）在2007年，描述了ABC在华人传统文化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冲突-融合的心路历程和艰难的身份认同故事。伍绮诗2014年出版的《无声告白》的封面铭刻着作者的人生宣言：“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困扰中国移民的身份难题就被简单归结：已不再属于中国，但又无法成为白人，自信地认为，你就是你自己，不需成为别人。落地生根，找到自己，就是成功。

四、包容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的方法

纵观整个美华文学，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作家、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新移民作者、和用英文写作的新生代华裔作家等几代人的努力，推动了美华文学从奠基-过渡，再到今天的渐成规模，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华人文学的价值不仅只是对华人命运的观照，更是对人类前景的思考。

美华文学对文化身份的思考和探寻，就是对一种开放性的、互动性的个人-民族-世界的家园文化的建构，海外写作就揭示了这种追问和建构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生活的描述。因为每一个华人作家的具体书写只是激活了具体的个人对这一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的具体感知，全球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化的书写理念不应是彼此的对立消长。美华文学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文化身份的思考，通过对个人命运的书写，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历史感和历史观的阐述，再到

对中西文化融合和交融的期许，似乎架起华文文学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桥梁，不仅传播了中华文化，逐渐展示了文化自信。

文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文明兼容并包、融合发展的过程，尽管也有各文明的冲突。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北美作家哈金认为“大熔炉”的观念已不合时宜，虽然许多美国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合适的观念应该是“色拉盘”，即每种蔬菜都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样子，但又放在一起变成了一盘菜。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中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发挥自己的优势、直面自身的不足，既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也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化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①也才能让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力量。这也是我们梳理近百年来美华文学获得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陈贤茂.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J].华文文学,2002(3):29.
 - [2]马欣、王文.艰难的身份认同: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海外华人写作——以北美华人作家为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2).
 - [3]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M].台北:尔雅出版社,1993:247.
 - [4]潘飞.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J].江西社会科学,2014(1).
 - [5]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J].检察风云,2017(5):4-5.
 - [6]北美华文文学的世界视野(海外华文文学·北美篇).人民网[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661306607290285&wfr=spider&for=pc>,2020-02-27.
- 作者简介:马欣(1988-),女,汉族,陕西西安人,文学硕士,宁夏大学中卫校区前沿交叉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社会学研究
- 基金项目:宁夏大学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自信研究”(SK21010)的研究成果